

弃爱流浪，谁在对岸

奈何薄欢



Nai He
Bo Huan

下

暮色四合◎著

凤凰雪漫2012力推，
都市言情虐恋第一波。

红袖添香>签 超人气作者 暖伤言情小天后 暮色四合
悲情虐心指数直飙《佳期如梦》《千山暮雪》

奈何薄欢

下

暮色四合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奈何薄欢 / 暮色四合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447-3330-4

I. ①奈… II. ①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34334号

书 名 奈何薄欢
作 者 暮色四合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王晓楠 连若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330-4
定 价 39.80元（上、下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第四章

朱砂梅的清香，娟娟飞舞 / 269

第五章

住在你的心里，默然相爱 / 363

第六章

没有别的愿望，除了爱你 / 497

尾声 / 528

第四章

朱砂梅的清香，娟娟飞舞

1

哐啷——

一个瓷杯碎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

“呦，岁岁平安。”看着碎了的瓷杯，江老太碎碎念起来，然后招呼林妈把杯子扫了。

要是平时听见这碎碎念，江沛然铁定是要笑的，可是此刻他一点也笑不出来。他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，这沙发是江老太最喜欢的，古色古香。沛然知道奶奶喜欢古董，所以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了这个沙发送给奶奶。

他坐在沙发上，摸着粗糙的布料，是亚麻的料子，是印花的图案……那么旧，那么古朴，奶奶怎么会喜欢？他的眼抬起，看着旁边的猫。它眯着眼睛，细细的一条缝。它看了一眼江沛然，然后紧闭了双眼，把头缩进怀中，把自己团成一个团。

此时留声机里传来一首一首戏曲，先是《牡丹亭》，再是《游园惊梦》还有什么，他记不得了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古老的钟，已经是九点多了，这个时间，奶奶都会听那个节目，可是今天……

“奶奶。”

“嗯？”江老太带着一个老花镜，拿起针线做着手工活。

江沛然看着奶奶一针一线的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

“奶奶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盘扣。”

“盘扣？”那是什么？

江老太放下针线，看着沛然，“是旗袍上的扣子，最近奶奶无聊，学着人家做旗袍。赶明儿，你要结婚了，也给奶奶找一个柔柔的女子。奶奶给她做好看的旗袍穿。”

江沛然笑了，奶奶是三句话不离结婚的事。

就盼着沛然结婚呢。

“奶奶。”

“怎么，有事和奶奶说？”

江沛然一愣，然后摇了一下头，他起身来到小方桌前，倒了一杯茶。奶奶的茶总是温热的，闻着香，喝着暖胃。

“奶奶，你平时这个时间不是都在听一个节目吗？”

沛然的话让奶奶一愣，然后笑了一下，摘下了老花镜。

“来，沛然，帮奶奶捏肩。”

江沛然放下杯子，走到奶奶的身边，捏着她的肩膀。

奶奶的肩膀是细瘦的，骨架也是小的，所以她这个年纪了穿上旗袍也好看。可是那天，看见安夕阳穿着旗袍，却也是那样的。

那美丽，他不曾见过，本属于三四十年代的旗袍，在她的身上却是活灵活现的。柔软的缎面上那一针一线讲究的是做工，可是要穿出味道，举手投足之间要有风情，却是难事。可是那个女人，却把旗袍的美丽一一展现了出来。

回过神，江老太闭着眼睛享受着，手中打着拍子。

留声机里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声音，都是一些慰问的短信。

——希望主持人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……

江沛然皱了一下眉，下意识地手劲大了一下。

“唉，今天听不到安然的节目了。”

“奶奶……”

“那个丫头生病了，今天的节目开天窗了，怎么会生病呢……”

江沛然心神一滞，她生病了？

怎么会呢？

“哎呦，臭小子，你要谋杀奶奶呀。”江老太拍着他的手，瞪着他。

呃？

江沛然一愣，随后笑了一下，搂过奶奶的肩，“奶奶，沛然怎么敢？奶奶什么时候也给我做一件袍子？”

“臭小子，你也穿旗袍，那像什么样子。”江老太没好气地说，然后拍开他的手，“好了好了，你出去吧，奶奶这会儿想静静。”

江沛然笑了一下，然后亲吻了一下江老太，便出去了。

……

江沛然放下电话，脸上有着明显的不悦，他迈起步子直接走进地下的健身房。

这地窖原本是一个密道，据说以前打仗的时候，是用来逃跑的。地窖很大，一千多平米，偌大的地窖有着冰凉的感觉，虽说是地窖，可是江家接过房子后，这地窖也是改良过的，装上了通风的设备，使它看起来不至于那么陈旧。这地窖自江家接手后就被改成了酒窖，江家的男人，嫁进江家的女人，都是喜欢喝酒的。后来，沛然的二伯在法国办了自己的酒厂，那喝酒更是方便了。

到了沛然这，存的酒就更多了，于是他专门造了一个地下酒窖。那是江沛然自己的房产，就在旁边，房子比江宅大三倍。只是他很少回去住，应该说，他都没回去住过。从国外回来，他就住在江家。那房子是预备结婚用的。江老太不喜欢莉雯，所以他就自己置办了房产。

于是这里空了出来，他分了两部分，一部分依旧是做酒窖；另一部分，做了健身房。

江沛然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烈西也在。

“舅舅。”江烈西摘下拳击手套，额角、手臂上的肌肉、胸前的腹肌，都有薄汗。

江沛然走近他，伸手捏了他胳膊上的肌肉。

挺结实的！

“看来你在英国没少锻炼。”

“那是，少不了的每天三千米，还有打篮球。”江烈西拿过白毛巾擦拭了一下汗，“舅舅，你知道吗？在英国和黑人打篮球那叫一个爽。”

江沛然一笑。

江烈西拿过一个MP4，把耳塞塞到耳朵里，按了几下……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又把它扔到了一边。

“怎么了？”江沛然做完了热身运动，来到一架跑步机前。

这偌大的健身房就是给他们甥舅俩准备的。

“没事。”他不以为然地说，然后看着江沛然，“舅舅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外公找我谈话了。”

“怎么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江烈西突然咧着嘴巴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舅舅，我到你那谋个小职吧，好不好？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然后定期给我些零花钱。我……得追女孩子，不能太寒酸是不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江家的子女什么时候寒酸过！

江沛然兀自笑了一下，他不知道烈西是怎么决定的，也不知道父亲究竟和烈西说了什么。可是既然烈西想来，自己这个当舅舅的就必须把路子给他铺好。

这是早就说好的，这是江家欠他的。

“好吧，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，职位你喜欢就好。”沛然给他最大的限度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烈西咧开嘴巴一笑，“舅舅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想要什么你都会给我。”

“你少肉麻了。”江沛然一笑。

他能给的就这么多了，江家的一切，江家的财产……还有什么，自己还能给他什么？

“舅舅，有你真好。”

有你真好……这么好的话却刺痛了江沛然……

江沛然甩了甩头，然后加快了跑步的速度，努力甩掉心头的烦事。

痛。

痛是从身体里慢慢地蔓延开来的，那种痛紧紧地箍住了她，成了一个咒，碾成了一尊佛。

随着每一次的呼吸，她都是痛的，她回归了过去。如梦似幻，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个人……听见了一阵笑声……

那是谁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在远处又好像在她的身体里，压着她的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。那种思绪困扰着她，好像一张网困住了她。她挣扎着，想挣脱……

夕阳……

夕阳……

她听到了，熟悉的声音，密密麻麻的，搔痒着她的神经，像是风筝的线一样紧紧地拉扯她。

不让她走远，不让她飞远。

胸间有着一口闷气，她用力提了一口气，霍然睁开了眼睛。

凉凉的，清清的，直进心田，透入脾脏，沁彻肺腑。整个人被抚摸了一遍，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。

安夕阳微微地吐了一口气，目光落在眼前的知晓和父亲的脸上。

“爸，知晓。”她的嗓音有些哑哑的，然后目光环视着陌生的环境。

“这是哪里，我怎么了？”

“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要吓死我啊。你知道吗？你昏迷了，你进了医院，我就知道……我就知道三十八度是一个危险的讯号，你早该来医院的。”

安知晓眼眶红红的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然后吸吸鼻子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安夕阳笑了一下，伸出手，抹去她的眼泪。

“我没事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”安夕阳抱歉地说。

“说什么对不起呀，你知不知道你不能有事，你……讨厌死了。”

安夕阳依然微笑着，恐怕这丫头在心中骂自己没心没肺了吧。

她抬起头，看着一脸担心的父亲，父亲的脸上有着倦容，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躺着，别动。”江治涛看着女儿要起来，连忙上前来。

“丫头，好好休息，身子重要。”

“爸爸，我没事了。”

“不不，一会儿陈医生来了让他给你检查一下，必须得检查一下。”

安夕阳看着父亲，他语重心长，这也似乎意味着，她的昏迷带出了她的隐疾，不然爸和知晓也不会这样的担心。可是她真的没事，除了身子有些虚弱外，其他的都是好好的。

这时候，陈医生走了进来。

陈医生……陈医生……

有些年头没见了！

“安夕阳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安夕阳点着头，眼中有着笑意，“陈医生，你好。”

“看见我不好，我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见面。”看着他拿过听诊器……好久不见……她有些尴尬地掀开衣服。

安夕阳知道他话中的意思，不见她，代表着她没事。

“还算正常。”放下听诊器，陈医生嘱咐护士一些话，然后转过来看安夕阳。

“安夕阳，烧差不多退了，你最好不要再来。给你看病……总是让人担忧。”

安夕阳温柔地一笑，“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淋了一场雨，就发烧了。”

“我姐姐是雨中散步。”

“知晓……”

“很好玩吗？”陈医生瞪着她，“安夕阳，你不知道你不可以淋雨吗？不可以发烧，不可以生病……”

不可以……

以前，他也说不可以。

不可以淋雨，不可以发烧，不可以生病……

不可以的……

她不能跑步，不能做剧烈的运动，不可以呼吸不顺……那个时候，她来医院的次数比去学校多，她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，她的痛苦比欢笑多。很多人都对她说不可以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的严厉。

严厉得有些过分。

直到后来，她的隐疾慢慢不再发作，她来医院的次数也少了。自然而然地，她也没再见陈医生。

就像陈医生说的那样，看不见他最好。

这话，她懂！

和陈医生简单地说了几句话，安夕阳就离开了医院。爸和知晓是提前离开的，她不想总是看见他们担忧的样子。她离开的时候，陈医生还是不忘嘱咐了

几句。

注意这个……注意那个……

她笑了一下，她一向注意的，可是这一次，却是意外……

“夕阳。”不远处响起一个声音。

安夕阳寻着声音看去，是沈蔓菁。

“沈阿姨。”

会在医院看见沈阿姨，这不是一件好事。耳边依旧能响起江沛然的话：沈阿姨得了绝症，时日不多了。

想起这话，心隐隐作疼。

“夕阳，没想到会在医院看见你……你的脸色不太好看，生病了吗？”沈蔓菁看见了她惨白的脸色。

安夕阳笑了一下，“没有……我来看看我弟弟，他病了，在这家医院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沈蔓菁点了一下头。

“沈阿姨，你来医院是……”

“我来看看一个朋友。”沈蔓菁笑了一下，倒是没隐瞒什么，“丫头，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吧，我知道沛然和你说了。”

“沈阿姨……”

“你知道就好了，沛然知道也好，那个孩子和你说了我是没想到……不过也好，知道就知道了，我这个身体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让知道的人担心了。”沈蔓菁不疾不徐地说，脸上倒是一片的笑容。

那样释然的笑容让安夕阳心痛，像针刺一样的痛。

“沈阿姨，你会没事的，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，你的病一定会没事的。”

安夕阳担忧地说。她的隐疾都可以治好，沈阿姨也可以的。

沈蔓菁一笑，拉过她的手，“夕阳，不说我的事情了。对了，你晚上有事情吗？”看着她不解的目光，沈蔓菁接着道，“晚上有没有时间和沈阿姨一起吃个饭？你蔚叔叔去拍戏了，这几天就我一个人。”

安夕阳愣了一下，一个人吃饭总是苦的。她低着头看着沈蔓菁的手，细白

的手背上有着青痕，有着细密的针眼。

她的心再一次疼了起来。

她点了头，默许了。

3

白色冰冷的办公室里，阳光稀疏地从窗玻璃上落了下来。

一杯水递到了沈蔓菁的面前。

她接过水杯，简单地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

陈北华坐到她的对面，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看着对面的女人。

白皙的脸庞，依然不减当年的美丽，只是在眼角处多了一些鱼尾纹。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是一种不能抹去的象征。就像他鬓角的斑白，映照的总是回不去的岁月。

“蔓菁……”

蔓菁……那不经意的一声呼喊，让沈蔓菁一怔。

她拿起水杯抿了一口。

一抹银光伴着阳光闪了一下，陈北华看着她手指上的钻戒。

心，被刺痛了一下。

沈蔓菁看着他，知道他发现了戒指，她放下水杯，摸着无名指上的钻戒。

她笑了一下，笑得释然，笑在心田间。

“蔓菁，你……”

“我和西里结婚了。”

“……”陈北华胸口一阵绞痛，想要说的话卡在喉咙间，他发不出声音。

他知道的，他早该知道的，她会结婚的，就算不是以前，也有可能是现

在……或者在不远的将来。

“恭喜……你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笑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他。此时此刻，她能如此自然地面对这个男人，她该是庆幸的。

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，那未免太可悲了。

“北华。”她淡淡地叫他的名字，看着他微微地颤抖，“我昨天梦见了笑容。”

“蔓菁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她打断了他的话，必须让自己鼓足勇气才可以继续，“北华，我只是不敢去想，不敢去碰触。关于笑容，那是我心头的痛，是我身上的肉，是我不能缺少的……可是她就那样地离开了我，离开我好远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不敢睡觉，怕自己会做梦，梦见她可是又碰不到她。我每次都要靠安眠药入睡，睡梦中我能看见笑容……能听见她叫我妈妈……”

“蔓菁，你……”

沈蔓菁哽咽了一下，紧紧握住水杯，“可是，我昨天梦见了笑容，她还是那个样子，她没长大，还是那么大，她叫我妈妈……”

她落了泪，滴滴的泪落了下来。

“蔓菁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陈北华上前来，蹲下身子握着她的手。

沈蔓菁摇摇头，擦了眼泪，“北华，我……想知道‘它’还好吗？”

陈北华一怔，是因为母子连心吗？当‘它’有事的时候，她就会感应到。

“北华，‘它’不好，是吗？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不会无缘无故梦见笑容的，我……”

“蔓菁，没事的，‘它’没事，‘它’很好。”陈北华想把她搂进自己的怀中，却又觉得有些不妥。

不妥，是不妥的。

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怕心中还有牵挂，还有悸动，所以他是不该抱她的。

沈蔓菁，曾记在他心中的名字，刻在他心里的女人。

他们之间爱得炙热，爱得疯狂……可是他们爱着爱着就天各一方了。

有人说过，太炙热的爱，会磨灭心智。于是他们各自在天涯一方，即使知道彼此的存在，即使知道后会有期，却再也无法轻易地听到彼此的声音，触摸不到彼此的轮廓，看不见彼此的笑容，彼此不能再争吵。远去了，思念却成了钝刀，一天一天割着彼此的心脏。

他是欠她的，这个他是永远还不完的。

“蔓菁，你还怪我吗？”他心口疼痛，看着她抹去眼泪，秀美的脸上却是惨白的。

沈蔓菁凝视着他，然后摇摇头。

“怪，也是以前。如今，我们要向前看……北华，我怕，心里有一百个声音，想知道‘它’好不好，我想见那个人，可是我怕自己受不了……我矛盾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他叹息着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还是不能释怀。

陈北华起身，从桌上拿起一个病例。

“蔓菁，笑容的心脏就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如果你想知道……”

“不要，不要告诉我，我……还没有心理准备。”

“可是，蔓菁，你想这样逃避一辈子吗？你一辈子不想知道自己女儿的心脏在谁的身上吗？”陈北华眼中有着一丝的不确定。

“不！我不想知道。”沈蔓菁否认。

陈北华看得出来她说的是气话，不然，她也不会事隔这么久还来找他。

当他看见她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，他真的有些呆住，恍若隔世，他们多久没见了。当他做了那件事后，她就从他的世界上消失了，彻底地脱离了……

可是他知道，他们之间有着牵绊，他用了自己的方式把它留在了身边。哪怕只是虚无的占有。

“蔓菁，你敢接受的。”

“不！”沈蔓菁颤抖的身子看着他，“陈北华，你不能这么狠，你不可以